

海天译丛

La fin du monde

2084

Boualem Sansal

[阿尔及利亚] 布阿莱姆·桑萨尔 著

余中先 译



Académie française

2015 年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
法国《读书》杂志 2015 年度最佳图书


 海天译丛

2084

Boualem Sansal

[阿尔及利亚] 布阿莱姆·桑萨尔 著

余中先 译

 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84 / (阿尔及) 布阿莱姆·桑萨尔
(Boualem Sansal) 著 ; 余中先译. —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17.1

(海天译丛)

ISBN 978-7-5507-1830-2

I. ①2… II. ①布… ②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阿尔及利亚—现代 IV. ①I41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4244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19-2016-098

2084 - La fin du monde

Boualem Sansal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2015.

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
des Programmes d'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'Institut français.

本书由法国对外文教局出版资助计划资助出版

2084

ER LING BA SI

出品人 聂雄前
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
责任校对 梁萍
责任技编 蔡梅琴
封面设计 蒙丹广告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93 (批发) 83460397 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-33133493
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印张 10
字数 172千
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
定价 38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在桑萨尔的《2084》中，没有风，没有天空，也没有猫。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有的，有一头不产奶的母牛。有一头母牛，但没有放牛人；有一座山，但爬到山顶需要整整一年。

——让-路易·勒杜哲 《解放报》

La fin du

敬 告

读者诸君，请别以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或者它当真来自于众人皆知的某个现实事件。不，说真的，此中的一切皆为虚构，人物、故事及其他。其明证是，我们叙述的故事将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将来，在一个遥远的世界。它跟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与时代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

这是一部纯虚构的作品，我在这里描绘的**彼佳眼**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，也没有任何理由会存在于将来，这就跟文学大师奥威尔所想象的并在他那本叫《1984》的白皮书中精彩绝伦地描绘过的**老大哥**的世界一样，它并不存在于他那个时代中，也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中，当然也真的没有任何理由要存在于将来。安安稳稳地睡你们的大觉吧，心地善良的人们！一切都是绝对的假，而其余一切皆在掌控之中。

卷 一

在这一卷中，阿提回到了阔扎巴德城，他的故乡，阿比斯坦的首都。他离开那里已经整整两年了，第一年是在乌阿山区的西恩疗养院里度过的，另外一年则是在一条条公路上艰难地一路走过来的，经历了无数险境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在路途中，他将认识纳斯，此君身为档案圣书及圣记忆部这一强权机关的一个调查者，在一个新的考古景点完成一项使命后，正在返回途中。他所考察的那一文明，年代日期远在伟大的圣车战争之前，而它的发现则在机构局内部，而且，可以相信，还在公正博爱会的中心造成了一阵奇特的震撼。

阿提丢失了睡意，总是睡不稳。焦虑越来越早地攫住了他，在灯火熄灭之时，甚至远远在此之前。当黄昏展开它苍白的面纱，当病人们倦于白天里长久地游荡，从病房到走廊，从走廊到平台的一路闲逛，拖着沉重的步子开始返回自己的病床前，彼此投去可怜巴巴的祝福，送上夜间的问候，这时，他的失眠就开始了。有些人明天就不在那里了。尤拉是伟大而公正的，他随心所欲地给予和剥夺。

然后，夜幕降临，它在山上降落得如此迅速，令人措手不及。同样迅疾的是，寒冷生成得如此热烈，令哈气腾为白雾。室外，冷风肆无忌惮地施虐，无孔不入。

疗养院熟悉的声响让他稍稍趋于平静，尽管它们道出的是人类的痛苦，振聋发聩的警告，或者是机械的羞耻表达，但它们根本无法遮盖高山那魔幻般的叽里咕噜声：一个遥远的回声，与其说是听到的，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，来自于大地的深腹，负载着瘴疠之气和隐隐的威胁。而这座位于帝国边境的乌阿山，就曾是这样，惨淡淡十分憋屈，阴沉沉令人压抑，既是由于它的绵长辽阔，蜿蜒曲

折，也是由于那些在山谷中久久流传的故事，自然而然地，故事也由每年两次穿越西恩地区的那帮朝圣者带到了疗养院。这些朝圣者总是故意绕个大弯，来到医院，一方面寻找暖暖和和的歇脚地，一方面则为接下来的路程准备食粮。他们来自远方，来自国家的四面八方，一路步行，衣衫褴褛，头痛脑热，且常常处于危险的境地；在他们晦涩难解的故事中，有精彩美妙，有卑劣可鄙，有罪恶渊藪，由于他们讲述时嗓门压得低低的，而且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马上中断，斜睨着瞥去疑惑的目光，故而他们的叙述更显得诡秘莫测。无论是朝圣者，还是病人，全都一样的聚精会神，还生怕被监护员，兴许是被那些可怕的V发现，被揭发为马库夫^①，遭受千倍羞辱的帮派，大异教^②的宣传鼓吹者。阿提喜欢接触这些长途跋涉的旅行者，寻找他们，他们一路游历中发现和采集了那么多故事。国家是那么辽阔无疆，几乎完全彻底的陌生，人们真的会迷失在它的无比神秘中。

朝圣者是唯一被允许在那里转悠的人，当然，并非彻底地自由自在，而是按照日历上的确切日子，走预先设置的道路，不能随便离开，中间不知道要在什么鬼地方停下来歇脚：干旱的高原，无边的大草原，深邃的峡谷，总

① 原文为“makoufs”。

② 原文为“Grande Mécréance”。

之，是在一些荒无人烟的旷野。在那里，他们要统计人数，分成小组，如同战斗小分队，露营在千百堆篝火周围，等待着一声令下，马上集合，立刻出发。有时候，休息时间是那么长，忏悔者们几乎都牢牢扎根在了巨大的窝棚中，行为举止如同被人遗忘的逃亡者，忘了前一天是什么滋养了他们的梦境。在持续不断的临时行动中，他们得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：重要的不再是目的，而是歇脚，即便它再怎么不确定，也还是提供了休息地和安全。这表现出了机构局的智慧，以及使团代表对其人民的爱护。麻木不仁的士兵，痛苦而灵敏如沼狸的信念专员，一路上环环相扣地接力而行，出现在一个个神经痛点上，看着他们的经过，监视他们。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爆发逃亡，或是残杀。人们会按照别人要求的那样，继续行路，只有等到疲惫缠身之时，才会慢下脚步来，开始把队列拉长，拉得稀松松。一切都井然有序，有条不紊，除了机构局的坚强意志，别的全都不被允许。

不知道何以会有这些严厉的制约。它们都很古老。事实真相是，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触动过任何一个头脑，长久以来，和谐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，人们心中根本就没有丝毫担忧的理由。疾病和死亡，别看它们来势汹汹，令人猝不及防，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并没有任何影响。伟哉尤

拉，而阿比是其忠诚的使节。

朝圣是在这个国家中周游唯一被认可的理由，当然，那些必要的行政和商业活动除外。在那些活动中，有关人员也得拥有一纸通关度牒，并在其使命所在地的每一阶段都必须加签盖章。为了这些曾无数次反复进行的检查，当年曾雇用了大批的签关人和盖戳人，实际上这样的检查并没有更多的存在理由，只是某个早被遗忘的时代幸存的遗物。国家经历着八方争霸之战，自发而神秘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：到处都有敌人，不在东部或西部露面，便会在南方或北方冒头。人们忧心忡忡，不知道这个敌人是什么样，也不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。人们把他叫做敌者^①，说到他时，语调中略带一丝庄严宏大的味道，这便足矣。人们似乎还记得，有那么一天，有人宣称，不应该用别的方式来命名他，于是，“敌者”这一称谓就显得很合法了。而且，显而易见，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专门取一个名字。就这样，敌者获得了一种奇妙无比却又十分可怕的维度。又有那么一天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预兆，“敌者”这一词便从词汇库中消失了。有敌人存在，成了自身脆弱的一种明证，胜利要不就是彻底的，要

① 原文为“l'Ennemi”。

不就是丝毫没有。谈到大异教，谈到马库夫，这个新词意味着看不见的却又无处不在的离经叛道者。内部的敌人代替了外部的敌人，或者正好相反。然后，吸血鬼和梦魇的时代便来临了。在一些重大的典礼仪式中，人们会提到一个集所有恐怖为一身的名称：契坦^①。人们也称之为契坦及其帮派。某些人在这个词里头找到了对离经叛道者及其同伙的另一种说法，而这一叫法，一般人认为还比较能接受。这还没有完，谁说出狡猾者^②这一名称，就得朝地上啐一口，并连续背诵三遍如下的咒语：“愿尤拉驱逐他，并诅咒他！”后来，在克服了其他一些障碍之后，人们最终管他叫见鬼的、狡猾者、契坦、离经叛道者。他的真名是巴里斯^③，而他的信徒们，那些离经叛道者。当然就被叫成了巴里斯分子。事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楚了，但人们依然继续长时间地在想，在那漫长的往昔，为什么要滥用那么多假名称。

战争拖得很久，可怕得不得了。说实在的，无论东南西北，四面八方（但是，还有很多灾难无疑也都赶来凑热闹，加到了战争的头上，例如各种各样的地震、台风、海

① 原文为le Chitan。

② 原文为le Malin。

③ 原文为“Balis”。

啸)，到处都能看到被人们虔诚地保留下来的痕迹，如同一些前卫艺术的装置，安放得异乎寻常，威武雄壮地出现在公众眼前：破洞敞空的楼房残垣，千疮百孔的墙面，被埋在瓦砾堆底下的整整一片街区，被掏空了内脏的钢筋骨架，已变成烟雾腾腾的垃圾场和腐臭难闻的水注的巨大弹坑，奇形怪状的钢铁桩子，扭曲的、撕裂的、熔化的金属残臂，那里头还能读到一些字母符号。而在某些地方，则是广漠的禁入区域，好几百平方吉洛西卡司或者查比尔^①面积的土地，在必经的通道处圈围起一道道粗糙的、有几处已经被拔掉的栅栏，赤裸裸的领土，被刺骨的寒风或酷热的熏风所荡涤。那里似乎发生过一些超出了人们理解力的事件，一块块落在行星上的太阳碎片，一些能激起地狱之火的魔法妖术，还有别的，因为一切，泥土、岩石以及出自人类之手的作品，完全融化成了玻璃，而这彩虹色的岩浆发出一种烦扰人的噼里啪啦的爆响声，让人毛发悚然，嗡嗡耳鸣，心跳加速。这一现象吸引了好奇者，人们拥挤在这些巨大镜子的周围，饶有兴趣地看到，它的毛发纷纷耸立起来，仿佛在炫耀着什么，它的皮肤眼看着变红并浮肿，鼻子大滴大滴地流着血。这些地区的居住者，人和野兽，全都染上了闻所未闻的疾病，他们的子孙则遭遇

① “吉洛西卡司”和“查比尔”的原文是“kilosiccas”和“chabirs”。

了所有可能的畸形变异，而所有这一切全都莫名其妙地毫无来由，但这并不能吓唬住人们，人们继续感谢尤拉的善行，并赞美阿比好心的斡旋调停。

一些信息指示牌插在关键地段，解释说，战后，在那被称为“圣车”^①的伟大圣战结束之后，放眼望去，哀鸿遍野，无边无涯的地区毁于战火，死亡人数，新的殉道者，达到了好几亿之巨。连续多年，整整几十年，在战争持续的整个期间，以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少健壮的小伙子被征调去搬运尸体，他们把尸体收拢到一起，一具具地堆积起来，把它们焚化，用生石灰作处理，埋葬在深深的沟坑中，让它们堆集在被遗弃的矿井腹地，用炸药炸塌洞口后封死在深邃的岩洞中。阿比的一道政令，使得这些行为，这些跟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所遵从的葬礼仪式大相径庭的行为，在一段必要的时间内合法了。捡尸人和焚尸者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很时尚的职业。任何一个肌肉发达、腰板挺拔的男人都可以从事该职业，无论是做全职，还是打零工。但是，干到最后，剩下来的就只有真正的健壮者。他们带领自己的徒弟，从一个地区走向另一个地区，还带着自己的劳动工具：手推车、绳索、卷扬机、信号

① 原文为“le Char”。

灯。而那些装备最齐全的人，还会有一头驮畜，他们在获得一种与其功能相应的特许后，就开始干起活儿来。这些威严而平静的巨人形象始终留在老辈人的记忆中，他们缓缓地行进在远处，走的是羊肠小道和狭窄山口。他们拉着载得满满的大车，厚厚的皮围裙一下接一下地拍打着粗壮的大腿，后面跟着他们的徒弟，有时候还有他们的家人。他们职业的特殊气味始终跟着他们，或尾随在后，或引领在前，层层镶嵌，处处点缀，令人作呕的恶臭，始终混杂交缠在一起，久久挥之不去：腐烂的皮肉，烧焦的油脂，腾腾冒泡的生石灰，污染的泥土，无孔不入的煤气。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，那些魁梧的大汉慢慢地消失了，国家被荡涤一空，只有一些难得一见的老人幸免于难。他们沉默寡言，行动迟缓，可怜兮兮地租住在医院、收容所和墓地周围。而等待着这些英勇顽强的死亡清道夫的，则是悲惨的结局。

至于敌者，他也消失于无形。他在国家之中的匆匆经过，他在大地之上的悲惨存在，都没有留下任何踪影。按照官方教导的话来说，对他的胜利是“彻底的，最终的，不可撤销的”。尤拉断然决然，对他那些比任何时候都更虔信的人民，他早就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霸权，那是一开始就承诺过的。一个日期提了出来，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其为何，更不知道其所以然，它就牢牢地镌刻进了人们的脑

子里，启示在竖立于遗骨残骸旁的纪念碑上：2084。它跟战争有某种联系吗？兴许吧！不过并没有写明，它是不是确指战争冲突的开始或终结或其中的某一特殊插曲？人们考虑一件事，然后是另一件事，更加微妙，跟他们生活的神圣性有关的事。数字命理学成为一种民族体育，人们做加法，人们做减法，人们做乘法，人们用2、0、8、4这几个数字来做他们所能够做的一切。一段时间里，人们认定这样一个想法，即，2084仅仅只是阿比诞生的那一年，或者是他获得突如其来的神圣光明之启蒙的那一年，那时，他刚刚进入知天命之年。事实上，已经没有任何人怀疑，神主赋予了他人类历史中一个新的和唯一的使命。正是在这一阶段，本来只有“信仰者之国”这样一个名称的国家，被称为阿比斯坦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名称，得到官员们，即公正博爱会的那些尊贵者和宗派者，还有机构局成员的使用。下层人民则依然照旧称它为“信仰者之国”，而在日常会话中，他们会忘记危险与威胁，直截了当地称之为“国家”“家国”“我们这儿”。人民的目光就是这样，无忧无虑，真的是鲜有创新性，他们如同井底之蛙，看不到自家门外。人们兴许会说，这在他们是一种礼貌的形式：别处自有其主人，越权前去偷窥，便是触犯了某种隐私权，违背了一种契约。管自己叫阿比斯坦人，复数称为阿比斯塔尼，这里就有一种官方施压的味道，有厌烦、

恢复秩序、甚至是传唤的味道，人们说到自己时都自称“人们”，以为这样就足以承认自身了。

而在另一时期，那个日期则被认为是机构局创建的日子，甚至，还要更早，是公正博爱会创建的日子，这个元老会由40位至尊者构成，是阿比从最可靠的信徒当中亲自挑选出来的，而他本人则早就被神主选中，来履行他的巨大使命，管理有信仰的人民，带领他们全体走向另一种新的生活，让他们每个人都能看到，公正的天使将会前来咨询他们的意见。他们被告知，在这一光明中，阴影不会遮掩任何什么，它也是一个揭示者。正是在这些一环扣一环的连续不断的灾难中，人们给了神主一个新的名字：尤拉。时代变了，按照原始的承诺，另一个世界已经诞生，就在一片纯化了的、被奉献给了真理的大地中，而在神主和阿比的目光下，必须重新命名一切，重新书写一切，好让新的生活丝毫不以任何方式受到历史的束缚，因为以往的历史从此将变得陈腐老朽，被彻底抹除，仿佛它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似的。对阿比，公正博爱会给予了使节这样一个卑微的却又如此明确的头衔，为他构想了一种简洁明了而又激动人心的致敬方式，人们见到他时要说：“使节阿比，向您致敬！”人们要亲吻他左手的手背。

许许多多的故事在民间流传，而后，一切趋向于灰飞

烟灭，并回归于秩序之中。历史已通过阿比之手被重写，被封印。旧时代的那些东西，得以挂靠在经删改的记忆深处，片片碎屑，层层烟雾，在原先那些痴呆者的心中滋养着依稀的妄想。对于新纪元的那几代人，日期也好，日历也好，历史也好，全都不那么重要，并不比风儿留在空中的痕迹更重要。现在是永恒的，今日永远在那里，全部的时间掌控在尤拉手中，他知晓万事万物，决定它们的意义，并教导他愿教导的人。

无论如何，2084对国家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日期，即便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究竟与什么相关联。

事情就是如此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，当然，还不至于荒诞。申请参加朝圣的候选人要预先注册，被列入一份名单中，他们要前往的某一个圣地则由机构局替他们选定，他们等待被召唤，加入一支将要出发的队伍。而等待往往要持续一年，或者整整一生，毫不留情，无可更换。如果申请人死亡，死者的长子可继承注册权，但次子则不行，其他的姐妹就更不在考虑之列了：神圣性是不能被分割的，也不能在不同性别之间改动。随之而来的是一次盛大的节庆。苦行通过儿子来继续，家庭的荣耀也由此得到巩固。他们的人数在全国达到了好几百万，来自全部60个省份。他们年龄不同，社会身份不同，因为，